

假善巧寄其惻坦

藝術為方便 人道為宗趣 傳唱護生

周慧珠 ◎ 人間福報藝文總監

護生畫集圖文賞析

原作豐子愷畫；弘一法師書；林少雯著 / 香海文化
10205/2冊 / 22公分
250元（第一冊） / 平裝
ISBN 9789866458538/225

這套畫集，已經不是單純的佛教之勸世書，應當更看成是文學的、藝術的（包括詩、文、書、畫、佛五種意義），它是有永存及廣泛流布的價值……

——節選自林海音〈《護生畫集》印製緣起〉

談到豐子愷，就會想到《護生畫集》，以及他的老師弘一法師。因為，這部畫集是豐子愷為了延展法師「佛心——慈悲」的心意，提醒社會大眾，為「護生」莫忘時時「護心」，而經過近半個世紀，不違誓約，如約完成的一個大悲願；當然，這其中還有多位對此信念的護持者，不棄不捨地參與；僧俗二眾接力般，以幾近 50 年時間而完成的、養護眾生心靈的「慈悲乳液」。

● 師生相約 護善其心

豐子愷在《我與弘一法師》的開篇裡寫道：「弘一法師是我學藝術的導師，我的一生受法師影響很大」；而事實上，弘一法師更是豐子愷生命的老師，於是，他倆之間有此

相約。

1927 年 7 月到 10 月間秋天，49 歲的弘一法師，雲遊至上海，居住江灣豐子愷家中，弘一法師經常提及，釋迦牟尼佛所示之「戒」字，實是戒暴力殺害。弘一法師從江灣返回溫州後，便常以書信和豐子愷商討編繪護生出版事宜。1928 年 9 月 12 日，弘一法師寫給豐子愷的信中又提及：近來戒殺之書雖多，但是適合高小以上程度的新派智識階級和平日不喜接觸佛書之人閱讀的，甚為稀有。並強調：「此畫集，不得不編印行世。」

豐子愷聽了，心中了然，於是與李圓淨商量，出一畫集祝賀法師五十壽辰，每幅畫由弘一法師自己題詞，並擬將畫集定



名為《戒殺畫集》。弘一法師知道了，建議改「戒殺」為「護生」，因此定名為《護生畫集》，謂「緣起無礙，以畫說法者矣……吾願讀是畫者，善護其心！」

因此，出家之後棄絕一切藝事，唯以書法寫經結緣度眾的弘一法師，為《護生畫集》，仍然如在給豐子愷的信中所說：「朽人已數十年未嘗作詩，至於白話詩，向不能作，今勉強為之。」

法不孤起，《護生畫集》本著弘一法師「護生即護心」的悲願，豐子愷先生遵弘一法師所囑，自1929年弘一法師五十歲起，每十年作一集，從五十幅，六十幅，七十幅，八十幅，九十幅至一百幅，與弘一法師年齡同長，畫集共有6冊，從開始作畫到全部完成，過程複雜，長達46年。

《護生畫集》第一集，由上海開明書局出版。出版後曾引起社會熱烈的回響。當時的佛教界，更是廣泛的流傳。由於一度允許翻印，第一集出版後，就有15種版本之多，其中有的註明出版者，也有沒版權頁的。1933年8月，中國保護動物會發行了由黃茂林翻譯的英文本；1940年11月，《護生畫集》第二集仍由上海開明書局出版，並有吳契悲的英譯本。

1981年，臺灣的純文學出版社曾在出版過整套的《護生畫集》，林海音先生在其印製緣起中曾經感動的說：「當初豐先生所許的願，都在顛沛流離（抗戰與文革）中完成……掩卷陳思良久，敬佩前輩風範，……前輩的精神將永存於世，我願意盡努力的來

做這件事。」

在大陸所發行的版本，不計其數，印行量更是無法估計，亦被翻譯成各國版本，連印度文都有。

時隔85年，全面研究《護生畫集》的林少雯，用心將護生畫的內容一則則加以賞析，讓人可以更深入體解其內容，細膩勾牽出人人皆具、潛藏內心的一念慈悲，更護念之，意會同體大悲的善美；並集結交由香海出版社出版，為《護生畫集圖文賞析》套書，依照原書為6冊，日前已推出第二冊。

❁ 士先器識 而後文藝

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是中國近代文藝的先驅。青少年時期即優游中國文學藝術，善詩詞歌賦，精書法、工金石，尤其對社會家國有熱切的關心，具典型的中國文人之風流倜儻與知識分子之抱負。早在50年前，留學日本，引進現代的話劇、油畫和音樂到中國。

據豐子愷回憶：「李先生雖然是一個演話劇，畫油畫、彈鋼琴、作文、吟詩、填詞、寫字、刻圖章的人，但在杭州師範宿舍裏的案頭，常常放著一冊《人譜》（明·劉宗周著，書中列舉古來許多賢人的嘉言懿行，凡數百條），這書的封面上，李先生親手寫著『身體力行』四個字，每個字旁加一個紅圈。」

當時身為音樂、美術老師的李叔同，曾為豐子愷等幾位學生，講解「先器識而後文藝」的意義，他說，一個文藝家，首重人格

修養，次重文藝學習，「更具體地說：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並時常告誡學生「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

那時正熱衷於油畫和音樂藝術的豐子愷，聽了老師這番話，「心裏好比新開了一個明窗，真是勝讀十年書。」更明白了：「一個文藝家倘沒有器識，無論技術何等精通熟練，亦不足道」的道理。

出家後的弘一法師更表示：「朽人剃染已來二十餘年，于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朽人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侶；朽人昔嘗誡人云：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而這也正是弘一法師文藝觀的自述。

弘一法師的出版理念

9月20日是弘一大師的生日，1929年，弘一法師五十歲那年，初集終於問世了。

1939年，弘一法師六十歲壽辰前，豐子愷從廣西宜山寄去六十幅護生畫祝壽，並請弘一法師題詞。

法師收到後，甚為歡喜，「這是他喜樂的，雖是祝壽，實際上是弘揚佛法。」在他由泉州寄出的覆函中說：「今年朽人世壽六十，承繪畫集，至用感謝。……仍望將來繼續繪此畫集，每十年繪集一編，至朽人百齡為止，至第六編為止。」

「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做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功德於

此圓滿。」

受到如此的囑咐，豐子愷惶恐地想，若法師住世百年，畫第六集時自己應是82歲，世事無常，生死難料，於是在覆信中說：「世壽所許，定當遵囑。」

弘一法師請托李圓淨與夏丐尊二人：「豐子愷自從允諾此事，始終懸念著《護生畫集》六集編繪完成。此畫集，不得不編印行世。」……「垂念朽人般誠之愿力，而盡力輔助，必期其能圓滿成就。」

1941年，弘一法師在給夏丐尊、李圓淨的信函內更請託：「護生畫集正續篇流布之後，頗能契合俗機，豐居士有續繪三、四、五、六編之弘願，而朽人老病日增，未能久持，擬提前早速編輯成就，以此稿本存上海法寶館中，俟諸他年絡續複印可也。茲擬訂辦法大約如下，乞仁者廣徵諸居士意見，妥為核定，迅速進行，至用感禱。」可見其對此之關心。

在致夏丐尊的信中，弘一法師說：「關於畫集之事，朽人頗煞費苦心，總期編輯完美。」之後，對豐子愷寄來的每件護生畫稿，法師都仔細審查構圖和內涵，予以修改和增補。然後構思恰切的題句，務求字的大小和所占的位置，與畫幅相稱。甚至對印刷裝訂，也詳加斟酌，一絲不苟。

弘一法師並提議，六集應各具特色，其中一集可用連環畫體裁，或有一集採用語體新文學題句，畫風亦力求新穎。或有一集純用歐美、外國的護生事跡，並願以他個人所寫之屏幅中堂、對聯……等為獎酬。



❁ 為護生故 絃歌不輟

豐子愷的女公子豐一吟在〈弘公護法，千秋偉業〉一文中說：「弘一大師和我父親師生合作的《護生畫集》共六冊……頭兩冊是弘一大師自己題字，後四冊分別由葉恭綽、朱幼蘭（第三、六冊）、虞愚題字。」

1929年，弘一法師五十歲那年出版的初集，以豐子愷五十幅護生畫，配上五十首護生詩，其中17首引用古德詩，33首為弘一法師所作，並親自書寫。書的前後，同時請馬一浮寫序，李圓淨寫跋。

第二集中，沒有弘一法師的詩作。原因如法師於1939年10月致〈豐子愷〉函中所說：「朽人近來身體尚健，精神大衰，未能構思。畫集題句，擬請仁者代懇浙大校同仁分擔」。

在漫長歲月中加諸烽火連天，1942年弘一法師圓寂，《護生畫集》只完成了第一、二集的題詞，1946年，夏丏尊病逝，1950年李圓淨謝世，編繪的工作，就落在豐子愷一人身上。

第三集的70首題詩中，豐子愷以「緣緣堂主」的署名自作22首護生詩，其餘皆選自古人的作品。豐子愷在〈護生畫三集自序〉中提到：「關於這集中的詩，我要說幾句話：這裡的詩文，一部份選自古人作品，一部份是我作的。第一、第二兩集，詩文的作與寫，都由弘一法師負責，我只繪畫。（第二集中雖有許多是我作的，但都經法師修改過。）這第三集的詩文，我本欲請葉恭綽先

生作且寫。但葉老先生回我信說，年邁體弱（他今年六十九歲）用不得腦，但願抄寫，不能作詩。未便強請，只得由我來作。我不善作詩，又無人修改，定有許多不合之處。這點愚誠，要請讀者原諒。」

第四集八十篇題句，絕大部分取材於古籍所載的故事。豐子愷於1964年9月1日致廣洽法師的信中說：第四集取古人故事，向各書搜集，曾費不少年月，今此第五集不再用故事，擬取古人名言及自己感想。

第五集的畫材，有四十四首豐子愷自寫的護生詩，其署名多半採用1960年代初期他所翻譯的日本古典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中的人物名。

編繪《護生畫集》第四集時，政權已易幟，豐子愷致信新加坡廣洽法師說，商討在海外出版事宜。因此，第四集、第五集都由新加坡蒼卜院出版。

第六集在「文革」期間繪作。豐子愷甚為擔憂，在1971年1月11日於致廣洽法師的信中曾經提到：「弘一法師曾約畫《護生》集六冊，已成其五，尚缺其一，弟近來夢中常念此事，不知將來能否完成也。」動亂之中，相關書籍損失殆，所幸朱幼蘭在塵封的舊書中找到一本《動物鑑》，送給豐子愷。豐子愷便以此書為主要參考，選材構思。

豐子愷在極為守密的情況下，終於在1973年完成《護生畫集》第六集的一百幅畫，圓滿了當初與弘一法師的承諾，並委託朱幼蘭保管、書寫。

但是，直至兩年後豐子愷去世，此集

仍未問世；廣洽法師回上海祭弔豐子愷時才發現此事，並將原稿攜至新加坡蒼卜院，於1979年10月由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981年8月，臺灣「純文學」出版社依蒼卜院所藏《護生畫集》原稿，出版了《護生畫集》全套六集。

雖然未能得見最後一集《護生畫集》出版，豐子愷「秉其剛毅之意志，真摯之感情，為報師恩，為踐宿約」，在夏丐尊、廣洽法師等多位善知識的相繼支持下，終於圓滿了弘一法師未了的宿願和自己當初的承諾。

《護生畫集》第一集因印刷過繁，字跡不清，以及在戰火中遭毀，而有重寫、重繪之事。

1936年立春前一日，弘一法師致夏丐尊的信中說：「開明版護生畫集，因印刷太多，拙書之字已肥粗不清楚，廣洽法師有杜甫詩，脫落一個字，擬再書寫瘦體之字，重製鋅版印行，倘承贊喜，即書寫奉上也。」

第二次重寫，是因為原稿被戰火所毀，1939年3月5日豐子愷於〈教師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護生畫集》其原稿（弘一法師所書我所繪），已在上海居士林被倭寇燒毀。弘一法師閉關之後，猶發心重寫，是誠眾生之福音。

❁ 豐子愷 苦觸不增憂

弘一法師希望《護生畫集》能「以藝術為方便，人道主義為宗趣」，同時也是「通俗之藝術品」。

多才多藝的豐子愷，一生有文學、音

樂、書法、藝術理論等方面的著作。他曾在東京做短期進修，除了音樂，在美術方面專攻炭筆畫。某日，他在舊書攤上，看到日本自學成功、專攻簡筆漫畫畫家竹久夢二的《夢二畫集·春之卷》，畫構圖技巧來自西方，畫趣卻是東洋味。豐子愷認為這些畫作簡直就是「無聲的詩」，從竹久夢二的作品中，豐子愷找到了日後美術的途徑。其1924年發表第一幅漫畫〈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首次將「漫畫」引入中國，其「風格鮮明，筆調高古，通俗易懂，生活氣息濃郁，又不失詩情畫意，能夠雅俗共賞，深受人們喜愛。」

豐子愷深諳中國「詩畫同源」和「書畫同源」的美學，自覺其漫畫：「約略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是描寫古詩句時代；第二是描寫兒童相時代；第三是描寫社會相時代；第四是描寫自然相時代。但又交互錯綜，不能判然劃界，只是我的漫畫中含有這四種相的表現而已。」

豐子愷尤其喜愛兒童，《護生畫集》也經常因兒童獲得繪作的靈感。他讚嘆「兒童的世界原來與藝術的世界相交通，與宗教的世界相毗連，所以這樣的美麗而且福祉。」因此，鄭振鐸說：「豐子愷先生的兒童漫畫裡，我尋到了自家孩子活潑淘氣的影子。看來純真的童心和童趣，確實有著穿透歲月的驚人魔力。」

或因如此天真的心性，雖屢屢遭逢磨難，豐子愷卻依然能在畫幅中呈現一個通情達理的有情世界。在文革期間被「關牛棚」、



「批鬥」，被迫下鄉住農舍、睡濕地、在河濱洗臉。家人看了心酸，他卻依舊達觀，甚至打趣說：「地當床，天當被，還有一河濱的洗臉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無盡藏也。」

豐子愷在〈生機〉一文中說：「人間的事，只要生機不減，即使重遭天災人禍，暫被阻抑，終有抬頭的日子，個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國家、民族的事也如此。」

因此，在《護生畫集》的編繪裡，如「一犬不至群犬不食」、「燕助營巢」、「羔跪受乳」的圖繪中，都洋溢著令人動容的良善與溫暖。李圓淨就曾說，在抗戰期間所繪作的第二集，「我們都不勝其奔走逃命之苦，動物臨死驚怖的滋味，我們都體驗到了；可是續

集作風的變換，卻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全集充滿了和平之氣……」。

曾經有年輕人黃福海請教弘一法師：「我始終以藝術的觀點來瞻仰法師，您曾說：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學，但卻沒有說『非藝術』；我想，您的生活，是不是藝術？」弘一法師說：「萬法為心，可以這樣說……佛法，是人類精神生活的藝術。」

豐子愷視弘一法師為心靈的明燈，除藝術的學習之外，更是畢生仰慕和學習法師的一言一行，而《護生畫集》的編繪，乃至今日林少雯居士《護生畫集圖文賞析》的出版，不只是傳燈、師承，更是藉文藝之方便，延續對一切生命的關照，提昇芸芸眾生「護心」覺知的大悲心。 

